

宋史

第十卷  
第十册

蘇子卿

PDG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姦臣二

蔡京

弟卞子攸脩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蔡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

知揚州歷鄆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尙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顧役遂定差顧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卽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卽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畱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斤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畱

杭繁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  
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  
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  
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  
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  
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  
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  
彥罷拜尙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  
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  
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  
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  
用條例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

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  
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解錢適之議  
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  
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爲  
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  
化爲流勾甚者至赴水及縊歟提點淮東刑獄章綽見而哀之奏  
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弟御史沈畸等  
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  
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澈浦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  
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徭  
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  
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徭



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  
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  
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  
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干掇月給錢五百驟增  
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案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旣  
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僉  
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眞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  
元祐羣臣貶竄灰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臯狀首以司馬光  
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  
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耶等  
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  
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旣久帑

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繁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璣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璣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躡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

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土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思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爲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閒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閒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其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



筆密進而勾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  
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  
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  
止矣旣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  
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  
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  
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  
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  
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  
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  
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間然  
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嬪召童貫輩五人風以

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尙而  
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條攸子行皆至  
大學士視執政偉尙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資子無算命坐傳觴  
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  
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  
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且代京  
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帖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  
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杞爲戶部侍郎媒槩密  
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  
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  
旣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  
安置韓杞黃州未幾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

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  
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  
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卽位  
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舉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  
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  
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歿年八十京天資  
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  
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  
京不合者執政以梃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  
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  
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  
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失之心

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子八人儵先死攸脩伏誅條流白州死儵以尙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駟車與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澗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

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  
且歎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它書代至是卞卽防  
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  
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尙書左  
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  
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  
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啟齒一時論  
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  
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臯伯雨言卞之  
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下公議於此可見矣遂  
陳其大臯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  
聖以來竄逐臣僚皆下啟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

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旣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  
后以是得臯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臯者數千人議自  
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  
送別之臯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訢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卽以  
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臯者八百三十  
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  
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  
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  
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  
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  
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爲帳下執  
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



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爲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歿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正高宗卽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子心善

之及卽位記其人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閒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興提舉上清寶籙宮祕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閒懵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閒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眴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

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襍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畱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駟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畱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旣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